

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

说岳全传

〔清〕钱彩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

说岳全传

(下)

〔清〕钱彩等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285)
牛头山张宪救主
-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291)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298)
赠囊和尚泄天机
-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305)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
-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朮逃生 (311)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养秦桧 (316)
苗傅衔怨杀王渊
-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322)
召良帅贤后赐旗
-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授杀手锏 (330)
王佐计设金兰宴
-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337)
世忠计破藏金窟
-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349)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计摆火牛阵 (353)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360)
戚统制暗箭报仇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367)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373)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381)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387)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393)
第五十八回	再放报仇箭威方丧命 大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400)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矫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409)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图圉张总兵死义	(416)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427)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士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436)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444)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452)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459)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466)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匹	(473)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482)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489)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495)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502)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509)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朮三曹对案再兴兵	(514)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栖霞岭	(521)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527)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538)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546)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吉青丧命 白龙带伍连被擒	(554)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母 牛皋气死金兀朮	(566)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577)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诗曰：

从来好事岂人谋，女貌郎才自好逑。

千里良缘成佳偶，两心相得愿相酬。

却说岳公子跌落陷坑，两边伸出几把挠钩来捉公子。公子大吼一声，那匹马就猛然一跃，跳出陷坑。公子舞动双锤，将挠钩打开，拍马便走。

列位看官，你道这班响马是谁？原来是刘豫第二个儿子刘猊，因打围逃出，在此落草。当日正坐在冈子上看那两边小喽罗张网，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脱，见了那匹赤兔马好不可爱，就上马提刀，带领喽罗赶将上来。

那岳公子离脱了山冈，一路而来。看看天色晚将下来，无处歇宿。又走了一程，望见一座大庄院，公子把马加上一鞭，赶到庄前，已是黄昏时分了。庄丁正出来关门，公子下马，向庄丁道：“我是过路的，因错过了宿头，欲求借宿一宵，望大哥方便！”庄丁道：“我家员外极是好说话的，但是此时已经安寝，不便通报。只好就在这旁边小房里将就暂歇，可好？但是没有铺盖。”公子道：“不妨。略坐坐，天明就行。只是这匹马怎么处？”庄丁道：“小客人，我家后头也有牲口，待我取些料来喂他就是。”公子再三称谢不尽。当时公子就在小房内坐下，细细的请问庄丁。庄丁诉说：“这里是叫做巩家庄。主人巩致十分好客，小客人若早来时，必定相待。如今有屈了！”公子道声：“不敢。多蒙相留，已是极承盛意的了。”

按下岳公子在巩家庄借寓。且说那刘猊看上岳公子的赤兔马，领着喽罗一路追来，不见了公子。看看天色已晚，便问道：“前面是那里了？”喽罗禀道：“是巩家庄了。”刘猊想道：“我久有此心，要抢他的女儿做个押寨夫人。如今顺便，不如打进庄去。”吩咐喽罗：“与我打进庄去！”当时庄丁忙报知庄主。庄主慌忙聚集庄丁，出庄与刘猊抵敌，那庄丁那能抵挡得住。正在危急，早惊动了耳房内的岳公子，手抡双锤，走将出来，大喝道：“强盗往那里走？”举锤就打。刘猊不曾提防，被公子一锤，早已打死。众喽罗见头目已死，只得四散逃走。公子追上来，打死五六个喽罗。那庄主巩致上前接着，同进庄来。

到了堂上坐定，巩致道：“这位恩公，救我一门性命，望乞留名，他日好补报。”公子道：“我乃是岳元帅的长子岳云便是。”巩致听见，连称“失敬”，吩咐家人忙备酒席相待，一面吩咐把那强盗的尸首收拾。那里边安人，偷看公子相貌非常，着人请员外进去，说道：“我看这公子年纪尚幼，必定未有亲事。我意欲招他为婿，你道如何？”巩致道：“我出去将言语探他，便知分晓。”员外出来，对岳云道：“老妻说，若不是公子相救，一门性命难保，只是无可报恩。我夫妻只生一女，年方一十四岁，要送与公子成亲，万勿推却！”岳云道：“婚姻大事，必须禀告父母，方敢应允。”员外道：“只要公子一件信物为定。待禀过令尊令堂，然后迎娶何如？”公子便在身边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钱来，奉上道：“此乃祖母与我小时带着压惊之物，即将此钱为定。日后太平时，再来迎娶便了。”员外收了金钱，当晚请进书房安歇了。至次日，公子别了员外，往牛头山而去，不提。

再说牛皋在山上，这一日乃是八月十五日，牛皋坐在帐中，回头见汤怀在旁，牛皋道：“汤二哥，我从今不哭了。”汤怀道：“贤弟不哭了，我就去回复元帅。”牛皋道：“二哥请便。”汤怀就辞了出来。牛皋吩咐家将收拾酒饭，今晚去做碗羹饭。牛皋叫几声：“兄弟啊，兄弟！”叫不答应，又大哭起来，哭个不止，一交竟晕倒在坟前了。

这日岳元帅同张保出来探看番营，直看到兀朮营前，元帅道：

“这许多番兵，怎保得主公下山？恐一朝粮尽，如何是好！”又看到西南上去，只见一派杀气迷天，元帅想道：“前日高宠死在番营，不知何物埋伏在彼。”看了一番，回转营中，身体有些不遂，走进后营，命张保：“你去各营要路口子上，叫他们今夜用心看守。”张保领命前去，吩咐各处守山将校，俱要用心保守，不提。

又说朝廷在玉虚宫内，正值中秋佳节，只有李纲在旁，面前摆着水酒素菜。天子道：“老卿家！想朕如此命苦，前被番人带往他国，幸亏崔卿传递血诏，逃过夹江，在金陵即位；又遭番兵追迫，若不亏五显灵官，怎能到得此地！不知几时方享太平也！”说罢，不觉流下泪来。李太师见天子悲伤，便奏道：“陛下还算恭喜的。苦了二位老主公，在北国坐井观天，吃的是牛肉，饮的是酪浆，也要挨日子过去哩！”那高宗听见太师说着那二帝，放声大哭起来。李纲再三劝不住，只得道：“陛下！古人道得好：‘人生几见月当头？’值此中秋佳节，且看看月色，以散闷怀如何？”天子道：“如此，老卿家同去更妙。”

李纲只得命内侍备了两匹马，保了高宗出玉虚宫来。到了灵官殿前，早有统制陶进等上来接驾道：“万岁爷何往？”天子道：“朕要下山看月色解闷。”陶进道：“臣奉将令守在此处，万岁爷若下山看月，元帅定要加臣之罪。”天子道：“不妨。若是元帅知道罪你，孤当与你说情。”陶进等只得送高宗、太师出了口子，往荷叶岭而来。有诸葛英等亦跪下阻挡。高宗道：“诸事孤家自有主意，决不妨事。”诸葛英无奈，只得放开挡木说道：“太师爷，要保万岁速回，不可久留！”李太师点头应允。君臣二人走马下山，太师道：“陛下正好在这里看观番营。”高宗勒马观看营头。

岂知那番营中兀尤看见月明如昼，遂同了军师出营来看月色，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处可以上去得。正在指指点点，抬头观看，只听得上边有人说话响。兀尤忙躲在黑影之中细听，原是康王的声音，便对军师道：“上面乃是康王，待某家悄悄上去捉他。你可速回营去，发大兵来抢山。”哈迷蚩领命而去。那高宗正在山上骂那兀

兀尤已悄悄走马上山来，大叫道：“王儿休要破口伤人，某家来也！”高宗、李纲听见了，吓得魂魄俱消，忙忙转马便跑。兀尤随后追赶。那诸葛英等上边瞧见，连忙上前挡住兀尤。又有小校急往元帅帐前击起鼓来，报说道：“不好了！圣驾私行荷叶岭下，兀尤已赶上山来了！”

元帅大惊，忙唤备马。张保道：“张公子已骑元帅的马去救驾了。”慌得元帅就步行出帐。不道那张宪因心忙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着元帅的马骑上去，泼喇喇跑下山来。看见诸葛英等俱被兀尤战败，正在危急，张宪拍马上来，只一枪望兀尤面上刺来。兀尤叫声“不好”，把头一侧，那一枪把他一只耳朵挑开。兀尤惊慌，转马败下山来。张宪追赶下来。

再说岳元帅出营不多路，正遇着高宗，便道：“陛下受惊了！”又道：“老太师，你是朝廷手足，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此乃太师之过！”李纲道：“此我之罪也！”元帅请天子回转玉虚宫，不表。

再说张宪追赶那兀尤，紧紧不放。兀尤进了营盘，张宪蹿进去，远者枪挑，近者鞭打，番将那里敌得住，直追得兀尤往后营逃去。那张宪追杀了一会，直到二鼓时分，方转牛头山来报功，不提。

却说牛皋睡倒在高宠坟上，忽听见耳边叫一声：“牛大哥，快起身去立功！”牛皋忽然惊醒，蒙蒙胧胧起来，上马提铜，冲下山来。那些守山战将只道元帅令他下山的，故不通报。这牛皋杀进番营，小番报与兀尤。兀尤大怒道：“牛皋也来欺我？”遂起身上马，来战牛皋。牛皋一见心慌，又听见耳边听声：“牛大哥，小弟在此帮你！”牛皋放心，勾开兀尤的斧，一铜打来。兀尤躲避不及，早被打中肩膀，回马败走。那些众番兵围将拢来，牛皋杀得两臂酸疼，汗如雨下。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便高声叫道：“高兄弟！你再来助我一助！”众番兵听见笑道：“牛皋在那里说鬼话了，我们一齐上前去拿他。”这一来，顿把牛皋困住了。

不说牛皋被困在番营，存亡未卜。再讲岳云来至牛头山，望见番营连扎十数里。岳云道：“妙啊！还有许多番兵在此，待我进去杀

他一个干净。”便拍马摇锤，大喝一声：“岳云公子来踹营了！”举锤便打，番兵难以招架。小番急忙报与兀尤。兀尤大怒，提斧上马，来与岳云交战。兀尤喝声：“看斧！”一斧砍来。岳公子左手架开斧，右手举锤，照兀尤面门一锤打来。兀尤见锤打来，向后一退，那锤在他肚皮上一刮，兀尤几乎落马，痛不可当，拍马往旁侧而走。公子也不来赶，只是打进番营来，如入无人之境，打得尸如山积，血流成川。打至前面，但见番兵正围住牛皋在那里厮杀。岳云手起锤落，打散番兵。牛皋看见，也不认得，举铜乱打。倒是公子高声叫道：“牛叔父，不要动手！侄儿岳云在此！”牛皋方才定了，却问道：“你为何到此？”就同了岳云杀出番营，回山而去。

却说兀尤这一夜吃了三次亏，本营中又被岳云打杀多少兵将，只得吩咐众将重整营头，收拾尸首，不提。

岳元帅在帐中聚集众将商议，只听得传宣官禀道：“牛将军在外候令。”岳爷道：“令他进来。”牛皋进来跪下，禀道：“小将缴令。”元帅道：“你缴的是何令？”牛皋一想道：“我在高兄弟坟上睡着，不知怎样下山，杀进番营，得遇公子同归。并非差遣，有何令缴？”忙忙改口道：“小将因知侄儿杀到番营，故此下山救了侄儿上来，现在营门候令。”岳元帅方才得知是牛皋杀进番营大战而来，便道：“将军请起。”牛皋站立旁边。元帅传令叫岳云进来。公子领令来见父亲，跪下叩头。元帅忙叫他起来，令与众位叔父见过了礼，然后问道：“你不在家中读书用功，却到此为何？”岳云便将番将来捉家属、当即杀退之事禀知。岳元帅又问他一路上来的事。公子又将错走山东、相会关铃、打死刘猊、聘定巩氏之言，一一禀上，岳爷吩咐岳云在后营安歇。到了次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见已毕，站立两旁，元帅叫张保与公子收拾马匹，端正干粮。张保领令。元帅叫岳云听令：“为父的令你往金门镇傅总兵那边下文书，叫他即刻发兵调将来破番兵，保圣驾回金陵。此乃要紧之事，限你日期，须得要小心前去！”公子领令，接了文书，辞父出营。张保将文书包好，送与公子藏了。坐上赤兔马，手抡双银锤，下荷叶岭而来。心中想道：“我有要紧之

事，须从粘罕营中杀出，方是正路。”主意已定，便催马到粘罕营前，手摆双锤，大喝道：“小将军来踹营了！”举锤便打，杀进番营。正是：

矢石敢当先，生死全不惧。

破虏在反掌，方显英雄气。

未知岳公子冲进番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诗曰：

少年英雄胆气豪，腰悬囊鞬臂鸟号。

冲锋独斩单于首，腥血淋漓污宝刀。

话说岳云拍马下山，一直冲至粘罕营前，大喝一声：“小将军来踹营了！”摆动那双锤，犹如雪花乱舞，打进番营。小番慌忙报知粘罕。粘罕闻报，即提着生铜棍，腰系流星锤，上马来迎敌，正遇着公子，喝声：“小南蛮慢来！”捺下生铜棍，举起流星锤，一锤打去。岳云看得亲切，左手烂银锤当的一架，锤碰锤，真似流星赶月；右手一锤，正中粘罕左臂。粘罕叫声：“啊唷，不好！”负着痛，回马便走。公子也不去追赶，杀出番营，竟奔金门镇而来。

不一日，到了傅总兵衙门，旗牌通报进去。总兵即请公子到内堂相见。公子送过文书，总兵看了，便道：“屈留公子明日起身。待本镇一面各处调兵遣将，即日来保驾便了。”当夜无话。

到了次日早堂，傅总兵先送公子起身，随即往校场整点人马。忽听见营门外喧嚷，军士禀道：“外面有一花子要进来观看，小的们拦他，他就乱打，故此喧嚷。”傅爷道：“拿他进来！”众军士将花子拿进跪下。傅光低头观看，见他生得身材长大，相貌凶恶，便问：“你为何在营外嚷闹？”花子道：“小的怎敢嚷闹！指望进来看看老爷定那个做先锋，军士不许小人进来，故此争论。”傅爷道：“你既然要进来，必定也有些力气。”花子道：“力气却有些。”傅爷又问：“你既有些力气，可会些武艺么？”花子道：“武艺也略知一二。”傅爷就吩咐

左右：“取我的大刀来与他使。”花子接刀在手，舞动如飞，刀法精通。傅爷看了，想道：“我这口大刀有五十余斤，他使动如风，却也好力气！”那花子把刀舞完，道：“小人舞刀已完。”傅爷大喜，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人道：“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名叫狄雷。”傅光道：“本镇看你武艺高强，就命你做个先锋。待有功之日，另行升赏。”狄雷谢了傅爷。傅爷挑选人马已毕，择日起行，到牛头山救驾，不提。

且说那粘罕几乎被岳云伤了性命，败回帐中，坐定，对众将说：“岳南蛮的儿子如此厉害，想必元帅薛礼花豹已被他伤了性命。”忽有小番道：“二殿下完颜金弹子到，在营外候令。”粘罕大喜，就唤进来，同来见兀朮。完颜金弹子进帐，见了各位狼主。你道那殿下是谁？乃是粘罕第二个儿子，使两柄铁锤，有万夫不当之勇。金弹子道：“老王爷时常记念，为何不拿了那岳南蛮，捉了康王，早定中原？”兀朮把岳飞兵将厉害、一时难擒的话说了一遍。金弹子道：“叔叔爷，今日尚早，待臣儿去拿了岳南蛮回来，再吃酒饭罢。”兀朮心中暗想道：“他也不晓得岳飞兵将的厉害，且叫他去走走也好。”兀朮就令殿下带兵去山前讨战。

山上军士报与元帅。元帅道：“谁敢迎敌？”牛皋应声道：“末将愿往。”元帅道：“须要小心！”牛皋上马提铜，奔下山来，大叫道：“番奴快通名来，功劳簿上好记你的名字！”金弹子道：“某乃金国二殿下完颜金弹子是也。”牛皋道：“那怕你铁弹子，也要打你做肉弹子。”举铜便打。那金弹子把锤架开铜，一连三四锤，打得牛皋两臂酸麻，抵挡不住，叫声：“好家伙，赢不得你。”转身飞奔上山，来到帐前下马，见了元帅道：“这番奴是新来的，力大锤重，末将招架不住，败回缴令，多多有罪！”

只见探子禀道：“启上元帅，番将在山下讨战，说必要元帅亲自出马，请令定夺。”岳爷道：“吓！既然如此，待本帅去看看这小番怎生样的厉害。”就出营上马。一班众将齐齐的保了元帅，来至半山，观看那金弹子怎生模样。但见：

簇铁盔，乌云荡漾；驼皮甲，砌就龙鳞。相貌希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壮，浑似狼狻猊摆尾。双锤舞动，错认李元霸重生；匹马咆哮，却像黑麒麟出现。真个是：番邦产就“丧门煞”，中国初来“白虎神”。

那金弹子在山下，手抡双锤，大声喊叫。元帅道：“那位将军去会战？”只见余化龙道：“待末将去拿他。”元帅道：“须要小心！”余化龙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道：“来的南蛮是谁？”余化龙答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余化龙是也。”金弹子道：“不要走，照锤罢！”举锤便打，两马相交，战有十数个回合，余化龙战不过，只得败上山去。当时恼了董先，大怒道：“看末将去拿他！”拍马持铲，飞跑下山来，与金弹子相对。两边各通姓名，拍开战马，锤铲相交，斗有七八个回合，董先也招架不住，把铲虚摆一摆，飞马败上山去。旁边恼了何元庆，大怒道：“待末将去擒这小番来！”催开战马，提着斗大双锤，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看见，大喝道：“来将通名！”何元庆道：“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便是。特来拿你这小番，不要走，照老爷的锤罢！”金弹子想道：“这个南蛮也是用锤的，与我一般兵器，试他一试看。”举锤相迎。锤来锤架，锤打锤当。但见：

战鼓齐鸣，三军呐喊。两马如游龙戏水，四锤似霹雳轰山。

金弹子，拚命冲锋图社稷，何元庆，舍身苦战定华夷。宋朝将士，斫支支咬碎口中牙；金国平章，光油油睁圆眉下眼。你看那两员勇将，扬尘播土风云变；这时节一对英雄，搅海翻江华岳摇。真个是：将遇良材无胜败，棋逢敌手怎输赢！

二人大战有二十余个回合，何元庆力怯，抵挡不住，只得往山上败走。

番兵报与兀朮。兀朮大喜，心中想道：“这个王儿连败南蛮，不要力怯了，待他明日再战罢。”传令鸣金收兵。金弹子来至营前下马，进了牛皮帐，来见兀朮道：“臣儿正要拿岳南蛮，王叔为何收兵？”兀朮道：“恐王侄一路远来，鞍马劳顿，故令王侄回营安歇，明日再去拿他未迟。”金弹子谢了恩，兀朮就留他饮酒。酒席之间，说

起小南蛮岳云骁勇非常，金弹子道：“明日臣儿出阵去，决要拿他。”

再说岳元帅回营，传令各山口子上用心把守：如今番营内有了这个小番奴，恐他上山来劫寨。

到了次日，兀尤命金弹子带兵至山前讨战。守山军士报与元帅。元帅命张宪领令下山，与金弹子会战。金弹子叫道：“来将通名！”张宪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奉元帅将令，特来拿你，不要走！”把手中枪一起，望心窝里便刺。金弹子举锤相迎，心中想道：“怪不得四王叔说这些南蛮了得，我须要用心与他交战。”把锤一举打来。张宪挺枪来迎。一个枪刺去，如大蟒翻江；一个锤打来，如猛虎离山。那张宪的枪十分厉害，这殿下的锤盖世无双。二人在山下大战有四十余合，张宪看看力怯，只得败回山上，来见元帅。元帅无奈，令将“免战牌”挂出。金弹子不准免战，只是喊骂，岳爷只得连挂七道“免战牌”。兀尤闻报，差小番请殿下回营。

金弹子进帐见了兀尤，把战败张宪之事说了一遍。兀尤大喜道：“只要拿了这小南蛮，就好抢山了。”次日，兀尤又同金弹子去看“铁华车”，真个是十分欢喜。且按下慢表。

再说岳云往金门镇转来，将近番营，催开战马，摆着双锤，打进粘罕营中，撞着锤的就没命，旁若无人。这公子左冲右突，那番兵东躲西逃，直杀透番营，来至半山之中，忽见挂着七道“免战牌”，暗想道：“这也奇了！吾进出皆无勇将抵挡，怎么将‘免战牌’高挂？想是那怕事的瞒了爹爹，偷挂在此的，岂不辱没了我岳家的体面！”当下大怒，把牌都打得粉碎。

元帅正坐帐中纳闷，忽见传宣来报道：“公子候令。”岳爷道：“令进来。”岳云进帐跪下道：“孩儿奉令到金门镇，见过傅总兵，有本章请圣上之安，即日起兵来也。”元帅接了本章。岳云禀道：“孩儿上山时，见挂着七面‘免战牌’，不知是何人瞒着爹爹，坏我岳家体面，孩儿已经打碎。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以正军法。”元帅大喝道：“好逆子！吾令行天下，谁敢不遵！这牌是我军令所挂，你敢打碎，违吾军令！”叫左右：“绑去砍了！”众将一齐上前道：“公子年轻性

急，故犯此令，求元帅恕他初次。”元帅道：“众位将军，我自己的儿子尚不能正法，怎能服百万之众？”众将不语。牛皋道：“末将有一言告禀。”元帅道：“将军有何言语？”牛皋道：“元帅挂‘免战牌’，原为那金弹子骁勇，无人敌得过耳。公子年轻，不知军法，故将牌打碎。若将公子斩首，一则失了父子之情；二则兀尤未擒，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三来若使外人晓得是打碎了‘免战牌’，杀了儿子，岂不被他们笑话！不若令公子开兵，与金弹子交战，若然得胜回来，将功折罪；若杀败了，再正军法未迟。”岳爷道：“你肯保他么？”牛皋道：“末将愿保。”元帅道：“写保状来！”牛皋道：“我是不会写的，烦汤怀哥代写罢了。”汤怀就替他写了保状，牛皋自己画了花押，送与元帅。元帅收了保状，吩咐放了岳云的绑，就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

牛皋领令出来，只见探子进营报事。牛皋忙问：“你报何事？”探子说道：“有完颜金弹子讨战，要去报上元帅。”牛皋道：“如此你去报罢。”牛皋道：“侄儿，我教你一个法儿，今日与金弹子交战，若得胜了，不必说；倘若输了，你竟打出番营，逃回家去见太太，自然无事了。”岳云点头称谢。

叔侄一齐上马，来至山前，岳云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大喝道：“来将通名！”公子道：“我乃岳元帅公子岳云是也。”金弹子道：“某家正要擒你，不要走！”举锤便打。岳云提锤便迎。一个烂银锤摆动，银光遍体；一个浑铁锤舞起，黑气迷空。二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岳云暗想：“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战牌’，这小番果然厉害！”又战到八十余合，渐渐招架不住。牛皋看见，心中着了急，大叫一声：“我侄儿不要放走了他！”那金弹子只道是后边兀尤叫他，回头观看，早被公子一锤打中肩膀，翻身落马。岳云拔剑上前取了首级，回山来见元帅缴令。岳爷就赦了岳云，令将首级在营前号令。

那边番将，只抢得一个没头尸首回营。众王子见了，俱各放声大哭。兀尤命雕匠雕个木人头凑上，用棺木成殓，差人送回本国去了。兀尤对国师哈迷蚩道：“军师！倘若宋朝各处兵马齐到，怎生迎敌？”军师道：“臣已计穷力尽，只好整兵与他决一死战。”兀尤嘿然

不语，在营纳闷。且按下慢表。

如今要说到那韩世忠，与夫人梁氏，公子韩尚德、韩彦直，在汝南征服了曹成、曹亮、贺武、解云等，收了降兵十万，由水路开船下来。到了汉阳，将兵船泊住。那汉阳离牛头山只有五六十里地面，韩元帅与夫人商议，欲往牛头山保驾，梁夫人道：“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报知岳元帅，奏闻天子？若要我们保驾，便发兵前去；若叫我们屯扎他处，便下营屯扎，何如？”韩爷道：“夫人之言，甚为有理。”就写了本章，并写了一封书，封好停当，便问：“谁敢上牛头山去走一遭？”当有二公子韩彦直，年方一十六岁，使一杆虎头枪，勇不可当，遂上前领差说：“孩儿愿去。”元帅便将本章、书信交与公子，吩咐：“到岳爷跟前，须要小心相见。”公子领令上岸，坐马望牛头山来。

行有二十余里，只见一员将官败奔下来。看见了公子，便叫声：“小哥！快些转去，后面有番兵杀来了！”韩公子笑了一笑，尚未开言，那粘罕已到跟前。公子把枪一摇，当心就刺；粘罕举棍一架，觉得沉重。被公子耍耍耍一连几枪，粘罕招架不住，正要逃走，被公子大喝一声，只一枪挑下马来，取了首级。那位将官下马来，走至公子马前，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蒙小将军救了我性命！请问贵姓大名？”公子道：“小将还未曾请教得老将军尊姓大名，因何被他赶来？”那位将官道：“我乃藕塘关总兵，姓金名节。奉岳元帅将令，来此保驾。到了番营门首，遇着这番将，不肯放我过去。战他不过，逃败下来。幸得遇见将军，不然性命休矣！”公子听了，连忙下马道：“原来是总爷，多多有罪了！”金总兵道：“将军何出此言！幸乞通名。”公子道：“家父乃两狼关元帅，家母都督府梁夫人，末将排行第二，唤名韩彦直的便是。奉令上牛头山去见岳元帅，不想得遇总爷。”金节道：“原来是韩公子，失敬了！本镇被金兵杀败，无颜去朝见天子。有请安本章一道，并有家信一封与舍亲牛皋的，拜烦公子带去，本镇且扎营在此候旨。未知允否？”公子道：“顺便之事，有何不可？”金节遂将本章、家信交与公子。公子藏在身边，把粘罕的首级挂在腰间，又对